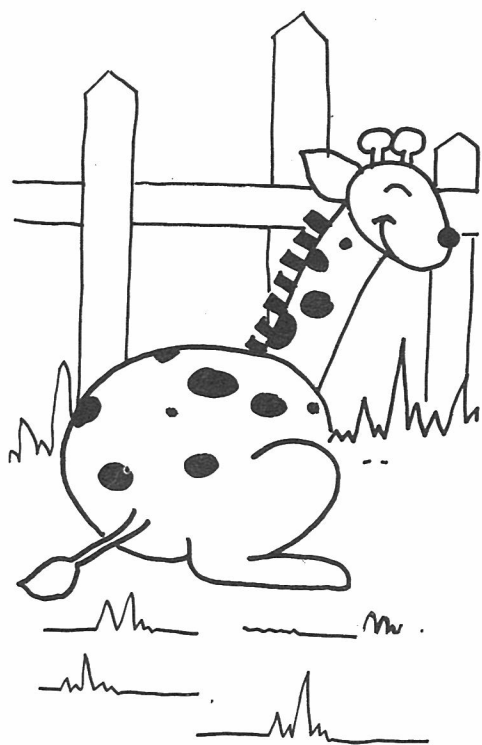


# 等待被判刑的日子



●●●●●●●●●●  
鍾春花 6F 護士  
●●●●●●●●●●

我的右手，大拇指下，手掌面，在右手大拇指魚際處有約0.5公分直徑圓鼓鼓的突起！沒有日漸長大的跡象，它的存在也許有八、九年之久，只是經年累月下來，它在我厚厚的掌中，占了一個搶眼的位置，平時它不痛、不癢，但偶而打球的時候，「哎喲！痛死了！」準是它在做怪，洗衣服的時候，不小心礙著了它！「哇！疼死了！」又是它在做怪！它是誰？它是什麼？它為什麼要在我手中駐足？長久以來一直是我的一個祕密，一樁心事。

在醫院工作，多少個患腫瘤的病人在自己眼前走過！那種軟弱的神情，那種絕望無助的眼神，總是不住地！不住的勾起我的心事！鼓起勇氣吧！面對問題去正視它！逃避似乎不是好方法！當外科總醫師來會診的當兒；我伸出了手，向他陳述原委，他左瞧瞧，右看看，慎重的端視著那東西……

「會不會痛？多久了？我看……先請皮膚科看看，如果有需要，拿掉！沒問題。」

皮膚科看過了說：「可能是腫瘤，我沒辦法讓它消失，擔心的話就請外科拿掉，做個切片看看！」

人生，往往不單扮演一種角色！而且常要扮演一些自己不太喜歡的角色，「生病的人」這樣的角色，多半是令人討厭的，只是吃五穀雜糧的人類，生下來就得扮演幾回“病人”：

我今年二十四歲，一個迷迷糊糊的年歲。



和外科醫師約了時間，戰戰兢兢地上  
了開刀房；一切是那麼陌生，也那麼熟悉  
，熟悉的是那曾經走過的痕跡，那曾經穿  
梭過的無影燈下，往事瀝瀝，而不同的是  
今天我是一個等待劃刀的病人，第一次上  
手術檯，第一次填寫手術麻醉志願書，第  
一次的感覺總是印象深刻，一樣的害怕，  
一樣的緊張，雖然同事們苦心營造的和藹  
氣氛，總也無法免除打麻針時的椎心刺痛  
，淚水依然在眼眶中打轉轉，真怕一個不  
小心它就掉落下來。傷口縫了三針，小小  
的，微泛紅的，但是却脹熱的十分難受！  
然而心疼的是這事居然會在我白胖胖的指  
腹上發生著……

一天、二天…七天，病理報告就要發  
出來了！而我却没有直搗病歷室的勇氣，  
直到實習醫生問道：「春花！你幾歲？」

「你猜？」（當有人問道我的年紀，  
我總喜歡讓人猜猜，也好知道，在第三者  
眼中的我是怎麼一回事！）

「二十四」（他猜的這麼巧，真是不  
好玩！）

「你怎麼知道？」

「咄！好巧喔！門診有位病人跟你同  
名同姓，還一樣年紀呢！」

「那還用說嗎？一定是我了。」

「右手的腫瘤，明天 SPC 要報咄！總  
共有三個個案，公告都出來了！」

「啊！什麼是 SPC！」

「是病理科的特殊病例報告！」

「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會不會是…  
…」

「不會啦！說不定只是部位比較特殊  
而已！早知道就不要事先告訴你！」

儘管同事們都要我不要那麼擔心，而  
我又怎能釋懷呢？若沒什麼，又那能稱得  
上特殊病例報告呢？這天我上小夜班，等  
不及下班就趕著到公佈欄看個究竟，總共  
的三個個案，而我熟悉的名子排在不偏不  
倚的第二個，而前一個，後一個都是「J」  
癌的，往回寢室的途中，我的步伐是那麼  
的無力又沉重，雖然夜空中有我最愛的灼  
灼星群，它們依舊閃著漫天的晶晶亮亮，  
如一群不解世界的頑童，而此時的我却無  
心為你們駐足，明天！我也不知道！……

濛濛的意境裏；我住在一個充滿花朵  
的病室中，嬌嫩的花朵掩不住那即將枯萎  
的頹氣，像似我逐漸弱去的身子，活著到  
了這般情景，我要什麼呢？讓我喚回那些  
沒有結局的戀人，我最心愛的親人、朋友  
，讓我在長眠之前我要告訴你們，我深愛  
著你們！生生世世，歲歲年年！我不要你  
們淚溼我的墳，請為我選個雲淡風輕的日  
子，把我安置於青青草原上，頂著的是藍  
藍的天，淡淡的雲，請為我奏一曲“飛花  
點翠”，我要小雨滋潤我每一寸的肌膚，  
我要和溫暖的土地長相為伍，讓我的靈魂  
自由飄散在山之顛，水之湄，怎麼天愈來  
愈黑了！風像著了魔似的，瘋狂了起來，  
我好冷、好冷、冷……。

哇！原來是一場夢，其實也不怎麼悲  
嘛！如果死將是如此溫柔而平靜，那還有  
什麼好懼怕呢！謎底揭曉的日子，我將我  
的心騰出像制服一樣的白，只獲得一句：  
「良性血管瘤」，這是復活的心情！

生命我愛極了你！

願與你分享！

